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二辑



红月亮

斯·巴特 / 著 赫日克 / 译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二辑

红 月 亮

上



斯·巴特 / 著

赫日克 / 译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葛笑政 王金喜 巴特尔 张 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丛龙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 录



- 第一章 两个有隐情的人 / 001
- 第二章 哈拉敖包营子 / 010
- 第三章 哈根湖畔 / 019
- 第四章 灰白的雾霭 / 026
- 第五章 债务 / 033
- 第六章 心底的祈祷 / 044
- 第七章 花斑马 / 053
- 第八章 科尔沁大草原 / 061
- 第九章 莫厘庙的香客 / 067
- 第十章 野地的约会 / 073
- 第十一章 月明风和 / 080
- 第十二章 哈萨尔祭奠仪式前后 / 087
- 第十三章 孤独的苍榆 / 095
- 第十四章 野外的畜尸 / 103
- 第十五章 草原上的雾幔 / 111
- 第十六章 车马大店 / 119
- 第十七章 买卖铺子 / 126

- 第十八章 通辽之夜 / 134
- 第十九章 食道 / 143
- 第二十章 奇闻异事 / 151
- 第二十一章 档间的联棋 / 162
- 第二十二章 冰面上的两个人 / 170
- 第二十三章 心中的磨难 / 178
- 第二十四章 绍苏尔讲述的故事 / 185
- 第二十五章 伯大胆的祈求 / 193
- 第二十六章 求索 / 200
- 第二十七章 外国军队 / 209
- 第二十八章 砣哧砣哧的声音 / 217
- 第二十九章 长长的套索 / 226
- 第三十章 阿不亥塔拉的枪声 / 234
- 第三十一章 大路朝天 / 242
- 第三十二章 慈祥的眼神 / 250
- 第三十三章 身心的求索者 / 257
- 第三十四章 可憎之人 / 263
- 第三十五章 祸篓子事油子 / 270

第三十六章 王爷庙的食客 / 278

第三十七章 三条路 / 288

第三十八章 灰头 / 297

第三十九章 阴影 / 305

第四十章 心中的郁闷 / 314

第四十一章 沟口人家 / 321

第四十二章 两条腿的狼 / 329

第四十三章 黑暗中的灯光 / 338

第四十四章 长眼睛的子弹 / 348

第四十五章 朦胧的感悟 / 357

第四十六章 痴人胆壮 / 365

第四十七章 命运多舛 / 373

第四十八章 前车后辙 / 383

第四十九章 夫人的心里话 / 391

第五十章 浪人荤事 / 399

第五十一章 天上掉馅饼 / 408

第五十二章 惦记牛尻的人 / 417

第五十三章 荒火 / 426

第五十四章 圆寂 / 434

第五十五章 哈日脑亥与宝日脑亥 / 442

第五十六章 无影无息的人 / 449

第五十七章 惨烈的日夜 / 459

第五十八章 洒在四平 的蒙古血 / 465

第五十九章 隐情密约 / 473

第六十章 奇遇 / 481

第六十一章 事出有因 / 489

第六十二章 寡妇的命运 / 498

第六十三章 母子重逢 / 507

第六十四章 殇魂岁月 / 514

第六十五章 盆画元宝 / 521

第六十六章 烙印 / 529

第六十七章 淡红色的光 / 537

第六十八章 月佬的说教 / 544

第六十九章 并非终结 / 553

第七十章 终结 / 561

第一章 两个有隐情的人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耳边惊天动地的
响声却搅乱了大自然的平静与和谐。我矍然坐
了起来！……

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肆虐的狂风疯狗般地撕扯着人们的袍襟，刺骨的寒风呼啸着、抽打着，让世间万物无处躲藏。

“你这个蠢货，吼什么？不要冲天嚎叫，苍天会发怒的！……”
主人调教这峰桀骜不驯的生格子^①褐色烈驼时，如此呵斥过它。

这峰个头硕大的烈驼是个优良驼种。曾几何时，它的主人为
了掌控它的脾性，翘着下颏上的胡须，脸露怪异的笑容，手抚它
的长颈，拽着它的鼻绳，喊着让它跪卧的口令，鞭打它那长有厚
茧的前膝。可是，此时此刻，主人像猫似的蜷缩在热炕头上，尽
享人间幸事，唯留孤驼整夜在牵绳上苦苦挣扎！……它猛然醒悟
到，世间万物都有既定的归宿，为主人付出、让主人驾驭，就是
它褐色烈驼的归宿。

褐色烈驼的头大而挺，从头顶经下颌和脖颈，直至膝盖，长

① 生格子：指未经调教的牲畜。

满了漆黑的毛絮和鬃毛，真是美不胜收。假如烈驼挖掌起鬃毛向前冲击，真不亚于一头被激怒的雄狮。它那两座敖包似的驼峰，有时变得像钢浇铁铸般的挺拔。脊梁至尾梢虽然长有一溜乌黑油亮的背毛，但脖颈、前胸、两肋、胯部、四肢及腹部却长满了一色的肝紫色毛絮。对此，方圆百里都啧啧称奇，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硕大的牲灵才十几岁，正值身强体壮之际。

骆驼是长寿动物，此间均称人与驼系长寿的生灵，怀胎时间亦较其他动物的期限要长，要整整花费十个月。驼羔出生后不怕冷、不惧热、耐渴抗燥，一旦仰头嗥叫，心绪顿开，神清气爽，好像一切均在掌握之中，令人惊异。但它低头觅食饮水之时，又会失却悟性、闭锁记忆，重返它的蒙昧世界，这又是一奇。

就在今天傍晚，褐色烈驼苦嗥了一声。冬季冰冷的阳光慢慢地滑下山梁，黄昏已近，夜幕就像挖掌鬃毛的神驹一样姗姗来迟，井然有序地包裹着山峦丘壑，小鸟冻得不能鸣叫，山鸡和野兔早早缩在窝穴和洞窟内。在这被寂寞和沮丧笼罩的夜晚，褐色烈驼影影绰绰地望见一群煞星在靠近。

狼群仨一伙、五一群地穿过灌木和草丛，又聚拢起来，朝着营子和村寨方向蹑足而去。就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恐怖的夜晚，就在此时此刻，有两条幼小的生命在各自的母腹中踢腾、抓挠，宣示着即将到来人世……

这两位命可够硬的，其灵魂、星座不能小觑，以后也许会为其家人，甚或为我指点迷津，可是了不得呀……烈驼想到此，鬃毛竖起，昂头嗥叫。

雪仍在下，风力仍未减。在这恐怖的夜晚，尚不到二十的姑娘肚子疼痛难耐，憋胀、下坠、抽搐，周围的一切也随之颤抖、抽动，不得安宁。

“出事了，连衙府都断不了的大难事！”丑得像一件千疮百孔的破衣烂衫似的马倌金巴，扯着嗓门喊叫，狠命砸着接生婆阿希

玛的房门，屋里随之点起了灯盏。

“怎么啦？跟上狼了还是跟上鬼了？”阿希玛不高兴地问。

“乌云苏布达……她……要生……”

“啊？”屋里的人们大眼瞪小眼。

周围漆黑一片。

影影绰绰的两条黑影在雪原上渐行渐远，被吵醒的狗一声接一声地狂吠。

天再黑，狼群也不会迷路，它们被莫名其妙的动静所惊扰，也开始嚎叫。

“往灶里添火、加热沙子！”阿希玛向木头人似的杵在一旁的金巴下起了指令，让他重新有了生机，忙乎了起来。

“什么时候开始肚痛的？”

“晌……晌午刚过就……”孕妇脸色煞白，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

外屋灶膛间干树枝爆燃的噼啪声和金巴沉重的脚步声听得真真切切。

“咬牙挺住！……”阿希玛边嘱咐边退下炕沿，搭手烧水、热沙土。她将炕席卷起一半，熟练地铺撒着烧热的沙土。

“哎、哎哟！……”女子又开始呼号。

“金巴，你先到外屋去！”阿希玛指令他出去，将女子放躺在热沙子上，麻利地扒掉她的裤子。

“哎、哎哟……我要死了！”女子在喊叫。

这里乱成了一锅粥，造成这一乱象的主角系哈拉敖包营子的富豪楚鲁图木的夫人领来的婢女，父母给她起名叫乌云苏布达。现在她正处在无尽的痛苦之中，饱尝着身心的双重折磨。

当羊水外流时，她误以为天塌地陷，口中默默地嘟囔着“我要死了”。有可能是灰心丧气的缘故吧，她的喃喃自语可谓毫无底气。

身兼神婆和接生婆的阿希玛，将裁剪用的剪刀伸进火盆，翻

来覆去地烘烤……她祷告火神显灵，口中念念有词，将呱呱落地的婴儿脐带烫得沙沙作响，使婴儿的哭声越发响亮。

这位母亲非常年轻，无生育史，连脐带是母婴血脉的维系都不清楚。眼下她以为天地又回到正常的位置，感到浑身舒坦，但是婴儿的号哭声仿佛揪扯着她的心脾。

小家伙啼哭不止，阿希玛喂了一勺热黄油亦不顶事。

难道这里是阴曹地府吗？否则为啥会上演痛哭流涕的生死存亡的惨剧？狂风继续肆虐着。

外面有奇异声响，狼群顺着凛冽的西北风漫向村寨。在营子外围，一匹年迈的公狼引领着一些母狼凌乱地嚎叫，听到狼嚎的家犬们吠声大作。

狼嚎犬吠吵得这封闭的村寨惶惶不安，像是某种不祥的兆头，胆小者差点拉在裤裆里。乌云在东移，刚刚升起的月亮高挂在天空，又红又亮。

“魔法般的月亮，传说中的红月亮！……”阿希玛念念有词，无意间手中的剪刀叮当落地。

刚刚分娩的年轻女子紧闭双眼，默默祈祷，庆幸自己捡回一命。

今天是我的出生日，上天不知如何企盼着我……婴儿虽然还睁不开双眼，但懂事似的嚶嚶出声。

乌云苏布达产下的婴儿瘦得皮包骨，过年后才满二十一岁的她养了个没爹的孩儿，心里别提多么难受。她就像一具死尸，毫无思想情感地静卧在那里。

阿希玛拎起火盆上的开水壶，在粗陶碗内放入一勺红糖，搅拌着说：“喝了它，姑娘，你流了不少血……”她掀开浸满乌云苏布达汗臭味的被子打算给她喂水，乌云苏布达无力起身，乏力地摇了摇头，毫无食欲。

阿希玛是手脚麻利的女人，她立马将乌云苏布达从热沙土上向西挪了挪，盖上被子后又将浸透乌云苏布达汗水的棉袄搭了

上去。

她把沾满血污的沙土用簸箕撮起，端到外面倒掉，差点撞上站在墙根背风处冻得缩头缩脑的金巴。她神经质地顺嘴喊道：“我的那个妈呀！……”

“大嫂，乌云苏布达没事吧？……”金巴舌根发紧、嘴唇打颤地慌忙发问。

“母子都挺平安，只是新生的男孩儿太过消瘦，除了骨头就是皮……”阿希玛老人边说边想，这个年轻人也够可怜的，一年四季跟着马群转，也没个替换的人……她好像哪根神经忽然被触动了，寻思道，如果没有这位年轻人跑来捎信，乌云苏布达孤身一人不知如何生产……想到此，顿生感激之心。

现在正值牛犄角都能冻裂的三九寒天，这一季节唯有骆驼才会产羔，但乌云苏布达偏偏在这个时节……金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些话语一点都未敢吐露，只能眼望着毛头纸^①窗户透出的暗淡灯光发呆。

远处传来了咔咔的响声，二人不约而同地、惊悚地抬头望向远方，但毫无所获。映入眼帘的只有阿不亥草原上的山峦丘陵，如同朔风中耸鬃的公驼一样威风凛凛。

“哈根湖水的冰面在爆裂！”阿希玛未卜先知。

“真奇怪，尤其今夜，太神奇了。各家各户的护院犬疯了似的狂吠，大耳朵们^②也在村外应声嚎叫……天上的月儿也变得火红火红的，好像要跳进哈根湖纳凉似的，简直无法相信严冬时节的月亮也会如此红艳……”金巴不知其所以然地挠着发根，挠得头顶直冒热气。从表面看，这位年轻人远比那生下婴儿的女子更显慌乱，更加着急。

罔顾人们心中的疑问以及不必要的忌怨，夜晚的天空在不知

① 毛头纸：粗麻纸。

② 大耳朵们：指野狼。

不觉中渐行渐深，渐走渐黑。点点繁星也像冻僵了似的，无力地眨着眼睛。

阿希玛回到屋里。金巴立在那里想，到底走还是留？他进退两难，好不尴尬。若是走，回自己那破旧不堪、还未顾上生火的穷窝，那黑魆魆的所在……想到此，不觉浑身直打冷颤。

想念一个人、记挂一个人，别提有多么心焦。为了爱恋而等待，真是度日如年。可自己等来的是什么呢？……想到这些，他的心都在抽搐，脑子一片空白。即使话不投机，又何苦像争抢羊骨头的看家狗似的横眉冷对呢……这些想法不时出现在他脑海里。

阿希玛倒掉了好几簸箕沙土，最少走了五六个来回。金巴看在眼里，但仍杵在柳篱墙下发呆。

今天傍晚时分，他巡视了一趟马群，往回走的时候，正巧遇上乌云苏布达手捂腹部走出那间破旧的土房，深一脚浅一脚地踉跄前行。他立马悟出了缘由，撒丫子跑向阿希玛的居所。

金巴非常怜惜乌云苏布达。乌云苏布达十五岁那年跟随楚鲁图木的夫人陪嫁到这里。富人都有个性，说他们在皇帝座前都有一定的面子也不为过。当时还有一个叫乌日吉木斯的十四岁孤女，与乌云苏布达一块儿来此当使女。

楚鲁图木的婚礼办得排场、气派。科左后旗博王府旗军统领额尔敦毕力格携十二名护兵乘马莅临。额统领腰间的皮带上挂着“自来得”^①匣枪，十二名护兵扛着长枪，走起路来让人们感觉到大地都在震颤。达尔汗旗府、卓力克图王府，还有中旗王府的几位公使和一些贝勒、贝子们也参加了婚礼，婚庆大典整整延续了七日。牧放着楚鲁图木五百多匹马的金巴，虽然未能参加婚礼主宴，但利用早晚时间把那些丰盛的酒肉菜肴尝了个全、吃了个够，真可谓吃得肚皮都白了。

① 自来得：一种手枪的俗称。

这个家庭一下子就增添了三个女人。长相不咋地，下颌稍许上翘、嘴大鼻扁，眼睛还有点斜视的夫人宝勒根苏乐，头戴珊瑚饰品和珍珠挂件，腕上的凤纹银镯闪闪发光，发髻高高盘起，再用珊瑚簪簪住……真好比天仙下凡，轻盈婀娜地迈着翩跹细步，乌云苏布达、乌日吉木斯二位婢女服侍两旁。

从那个时候起，年满二十、已经长成大小伙的金巴马倌，眼常常瞥向两位姑娘，甚或偷偷地注视二位。

连狗都懂得护食，咬叫抢食的同类，富人更有富人的警惕。楚鲁图木早就要求仆人之间不得说下流话、不得做淫荡事。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金巴也只能顺从。虽然两位姑娘臀部日渐肥硕，胸部渐渐突起，自身却没什么感觉，也没怎么理会，但马倌金巴和羊倌宁佈均是年过二十的光棍……他们在野外劳作时根本遇不到人聊天谈心，有时遇上找寻牲畜的人或路人，也只能见个礼、说点客套话，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倾诉衷肠之人，只能是自问自答，自己说给自己听，或者是跟牲畜嚷嚷，挨过一天又一天。

金巴的喉结常常上下机械地动几下，把流到嘴边的馋涎又咽回去。

同在一个营子的阿希玛最早发现乌云苏布达的肚子在夏季伊始就逐渐膨起，越来越鼓。她严守秘密，未向任何人透露。突然有一天，宝勒根苏乐夫人派遣乌日吉木斯将她请到府上，问了不少事情。

工于猜忌的这位夫人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周围的一切，此时是否有所发现？尚无明面上的男人的这名使女是跟谁有的身孕，她当下不好猜测，无法确定。她曾怀疑过羊倌宁佈和马倌金巴，到头来全然不对。于是她最怕和最担心的事情渐渐呈现在面前，令她目瞪口呆、怒发冲冠。

“据说在内地如遇丫头婢女产下私生子，就逼迫她们与木枕

或碾盘、碌碡成亲……”阿希玛自作聪明地说。她的本意是想让乌云苏布达与一个阳性联姻，即可大功告成。

虽说女人颇爱拉帮结派耍心机，但夫人面对这件事亦无计可施，只有搓掌叫苦。她再三叮嘱阿希玛，这件事要暂时压一压，不能向任何人泄露。

俗话说倔驴不好拉磨，倔婆不宜谋事，这件事成了整个夏天热议的话题。

接下来是立秋、入冬，眼下已临近年根，乡下人家都忙于过年的事，这里却遇到了生儿育女的坎儿。

阿希玛返回屋里修剪了灯芯，闪烁的灯光照得满屋亮堂堂。

乌云苏布达的身体有所恢复，她坐在那里用唇舌搅出唾液努力下咽，阿希玛知道她心里发烧开始觉得口渴，于是将刚才沏好的红糖水递给她，乌云苏布达就像长途跋涉劳顿无比的驼夫一样，一把抓起粗瓷碗，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

“别呛着，慢点咽！”对于刚刚分娩的人来说，禁忌还是挺多的，什么冷热、生硬、潮湿、劳累都应严加注意！……

阿希玛凭她那神婆兼接生婆的经验，一句不少、一事不落，毫不隐讳地从头至尾向她传授了一遍。

乌云苏布达却无心听她说教，只是闭目躺在那里。此时本应有个男子站在她身旁絮语：您让孩子在自己身体里健康生长又平安坠地，肯定想吃些香甜可口的东西……她想果真这样该多好。

阿希玛想熬稀粥，捅了捅火盆，在一口三腿铁锅中放了把小米，兑好水，坐在了火盆上。

婴儿没有一点头发，长有一颗褪了毛的羔羊般的小肉头，分辨不清五官，他好像干了什么重体力活，精疲力尽地被裹在一件破旧的白茬皮袄中，睡得正香甜。眼望着这些的阿希玛不由得叹了口气。贫穷的家境、不知自爱的女人，再加这没爹的孩儿……这家人该如何生活，怎样生存啊？……见到如此境况的人怎能不